

希望原创
儿童文学

童心·看世界

番薯的童年

— 井蛙 —

著


希望出版社

— 童心·看世界 —

FANSHU DE TONGNIAN

番薯的童年

井蛙 © 著

 希望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番薯的童年 / 井蛙著. — 太原 : 希望出版社, 2017. 4
ISBN 978-7-5379-7604-6

I. ①番… II. ①井… III. ①儿童小说—长篇小说—
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87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071142号

希望原创儿童文学·童心看世界

番薯的童年

作者：井蛙

出版人：孟绍勇
责任编辑：袁源雪
复审：田俊萍
终审：王琦
美术编辑：王蕾
插画：马俐
封面设计：张永文
责任印制：刘一新 尹时春

出版发行：山西出版传媒集团·希望出版社
地址：山西省太原市建设南路21号 邮编：030012
经销：新华书店
印刷：山西新华印业有限公司
开本：720mm×1010mm 1/16
印张：12.25
版次：2017年6月第1版
印次：2017年6月第1次印刷
书号：ISBN 978-7-5379-7604-6
定价：25.00元

The background of the page is a watercolor illustration. It depicts a landscape with several trees, some with sparse leaves and some bare. In the foreground, a cow is visible, looking towards the left. The overall style is soft and painterly, with muted colors.

目录

CONTENTS

001 / 第一章

直到夜深，姑妈趁没人，才端着饭菜进来，那令我垂涎欲滴的卤鹅腿此时正诱惑我的辘辘饥肠。“我的大番薯，我的宝贝呀，受委屈了，他们都坏……”

067 / 第二章

埤子林村的小河流，刻着小诗、长满山茶树的坟墓，阴暗的坍塌了的“腊户人家”的洞穴，勋哥哥和志勇老师的楚河汉界，枝婊手中红红的又酸又甜的葇儿，香喷喷的烧蜂，楠木婆子的木杖，变成炭的甘蔗林……这一切的一切均不能使我忘怀。

129 / 第三章

车子已经跨出虎澜乡的山路界线了，我跟着胜表哥和陆茵老师去一个遥远的地方。那个地方是我的故乡。我在那儿住了十几年，又辗转去了另外一个地方漂泊。妈妈，始终没有回来。

第一章

直到夜深，姑妈趁没人，才端着饭菜进来，那令我垂涎欲滴的卤鹅腿此时正诱惑着我的辘辘饥肠。“我的大番薯，我的小宝贝呀，受委屈了，他们都坏……”



姑妈住在西坑林场的半山腰上，站在山下向上望，她的家像树杈中藏着的一个蜂窝。风一来，满山的林木不住地摇晃，那个蜂窝就随着摇晃起来了。

不记得妈妈何时将我撇下跑掉了，好像她走了我没哭也没怎么想念过她，就是有点恨她。如梅子表姐说的：“你妈不要你了，以后就跟着姑妈过日子了。”跟着姑妈没什么不好，她很疼我，经常讲故事给我听，渐渐地，看在故事的份上，我开始喜欢姑妈了。

姑妈是个矮小、清瘦、健康的妇人。她有着一张好看的瓜子脸，下巴尖尖的，头发梳成圆髻，黑纱网罩住，插着银簪，结着红头绳。这样的装扮，当时在乡村里头几乎随处可见。

她身子轻，走路旋风一般，我老追不上。

记得有一次，她停下来笑我：“唉，你简直像只大鹅。”

我非常讨厌她养的大鹅，一天到晚乱叫，还老追着人咬。

“我不要像只大鹅！”

“好，好，不要像鹅，那……像番薯好吧？”她把我抱了起来。

我问：“为什么像番薯？”

“番薯香，好吃。”

我转怒为喜了。

一会儿，她把我放下来，很快又只顾自己，一阵风似的不见了人影，又一阵风似的跑了出来。在这一去一回之间，我觉得姑妈很像是她讲的故事中的杨桃精，懂得隐身术，会飞。我惊讶极了，说：“姑妈，哦——你就是杨桃精了。”

“瞎扯，我明明是人，怎成了精了？”

故事是这样的：很久以前，一穷书生在上京赶考途中，天暗下来，路经一破庙，就在那儿歇息。待到三更半夜，书生被冻醒，一阵阴风拂地，突然间，杨桃树下出现一位正在弹琴的美貌女子。借着月华，书生清楚地看到那女子长裙飘飘，身材婀娜。他顿时迷了心窍，只听琴声如泣如诉，好生悲凉。书生心生怜



爱之意，便趋步向前：“小姐为何夜半三更到此地弹起琴来？琴声如此哀怨，莫非有什么伤心事？”

女子止了琴，悠悠地答道：“相公可信前世今生之说？”

“你且道来。”

女子站起身，书生见她足不着地，身轻如纸，吓得魂不附体，赶紧跑进庙内关上门户。谁知那女子竟穿墙而入，把前世与书生的情谊细细说了。

当时书生考试不第，盘缠用尽，借宿破庙中，后染疾身亡。女子于家中苦苦等候，知道消息后一头青丝瞬间变白。此真情让天上的仙子知晓了，仙子预言，书生今世仍将路过此破庙，许她化身为杨桃精，于破庙中等候书生。故有今日之事。书生醒悟，于是放弃功名利禄，与杨桃精厮守终身了。

我一口咬定姑妈就是杨桃精变的，因为每次梅子表姐想偷摘杨桃都不能得逞。

二

正是秋高气爽的时节，西坑林场的柚子熟了。高高的柚子树像挂着青黄相间的大灯笼，沉甸甸地坠着。

山农们笑盈盈地将它们一个个摘下，装满箩筐，扛上大客车，运到城市去。

柚子林中有一草棚，姑丈说那是为守林人搭建的山寮，因为夜里常有贼出入林场偷摘果子。姑丈有一支长长的猎枪，大约有伸开的两只手臂那么长。每当守夜，他就抱着枪入睡，姑丈爱那支枪胜过任何人，谁动了他的枪谁就会挨骂。胜表哥和南表哥曾经偷去射山猪，结果山猪也没射到，回到家两人还差点被打断肋骨。

姑丈虽沉默寡言，不大与人合得来，但一点儿也不凶。他喜欢自个儿坐在门槛上吸水烟，能吸好长时间。不断地往竹筒口加烟丝，竹筒里有水，经他一吸，就像煮沸了那样咕咚咕咚响。

我坐在他身旁津津有味地看他吸，他老不说话，坐久了，我心里有些烦，便问道：“阿丈，给我也吸一口，行吗？”我眼巴巴地望着他。

“你？不行！女孩儿家不许吸烟！你妈没教你吗？”他那古铜色的脸绷得紧紧的，像生我的气。

“妈不要我了。不吸就不吸呗。”

他叹了口气，脸上肌肉松弛了些，那长满茧的大手在我头上摩挲着，能看出来，此时姑丈的目光充满慈爱和怜惜：“妈怎不要你了呢？她要的，等她完成了自己的大事就回来接你，懂吗？真傻。”



“妈不要我了。梅子表姐说的。”说着我扁起嘴来。

“你听她胡扯！”

我们就在门槛上坐了很久，夕阳在山的那边织着红红的衣裳，衬托着一片翠绿的林木，宛如大地女神换了美丽的新装。

三

柚子摘精光了，姑丈很长时间不用去山寨守夜。这于他而言，简直比坐牢还要难受。他平时除了下田劳作，总坐在门槛上擦那支油得发亮的猎枪，神情失落地望着远处直上云霄的山峰，好像对面深山野林有他钟爱的仙女，如今两地相隔，令他百般苦闷似的。姑妈也不理他。

他们相互称呼对方“喂”。

“喂，吃饭了。”“喂，牛棚得加禾草啦。”“喂……”

我从未见过他俩多看一眼对方，也没好好坐下来谈点什么，可也奇怪，他们从不吵架。

记得一天夜里，姑妈赶走了蚊子，放下蚊帐，躺在我身旁准备讲什么精什么仙子的时候，我拉她的手臂，问道：“姑妈，你和阿丈在破庙里很相好，今儿怎不相好了呢？”

“咳，小孩儿家怎问这些？人小鬼大。你又怎知阿丈和

我不相好了呢？”姑妈捏了一下我的小鼻子答道。

“嗯，以前你喊阿丈‘相公’，他喊你‘小姐’，今儿你们喊‘喂’呀。”

姑妈早已习惯了自己是那位被我一直喜爱着的杨桃精了。只是阿丈心中的“小姐”却不见得就是姑妈。

姑妈吸了一口气，把我搂在怀里，她说：“你阿婆一生下我，不到满月就将我送到戴家了，就是你阿丈家。当时阿丈的父亲和我父亲是兄弟，他们做买卖相识的。你阿丈那阵子不过是七八岁年纪，他哪知道当年襁褓中哇哇大哭的婴儿将来会成为他的妻子，只当是妹妹罢了。他二十岁那年，喜欢上了邻村一位姓黄的姑娘。那姑娘我见过，长得很好看，肤色粉红粉红的，讲起话来柔声细语的，人家可是大户人家的千金小姐，怎比得我们这些粗茶淡饭养大的丫头。你阿丈可把她视为下凡的仙女一般，那简直是爱得入了心肺了。黄姑娘也曾许下诺言非他不嫁。唉，天公不作美，双方父母棒打鸳鸯……”

姑妈一个劲儿地往下讲，我迷迷糊糊地只记得什么姑娘啊、仙女啊，便倒在她怀里睡着了。

四

清晨的红霞如美艳的霓裳披在天上，裙裾的飘带轻轻



拂弄着一望无际的碧青林海，此起彼伏，似一群翩翩起舞的仙子，正在欢庆佳节的到来。

溪坝旁早已围满了人，清澈见底的溪水中自由自在的鱼儿被杀鸡宰鹅的骚动吓得四处逃窜，顷刻间又聚集在一起，相互争夺清理肠肚时掉在水中的碎屑油脂。树上半黄的叶子掉了下来，浮在水面，成群的鱼儿误以为是人们的施舍，争得你死我活。可是，一瞬间又“不欢而散”了。

姑妈拎起清理好的几只肥鹅一溜烟儿似的不见了人影。

今天的菜肴须在午前准备好，以款待作客的亲戚。

我和梅子表姐都到厨房里帮忙。姑妈在浓浓的烟雾中露出一双手来，不停地挥动铁铲，那肥鹅就像在豉油池中洗澡，被姑妈推来推去，还以热腾腾的卤汁浇淋，一时间厨房里弥漫着卤鹅的香味。

姑妈将卤鹅切好放进大瓷盘，我和梅子表姐都想吃鹅腿，姑妈说幸好一只鹅有两只腿，否则俩人又要打架了。

午饭时分，胜表哥和南表哥回来了。他们工作住宿都在合作社里，合作社离家得搭一个多小时拖拉机，平时他们极少回来，姑丈说这样可以节省些钱。

姑妈忙将表哥的干粮袋打开，里头有合作社节日配给的猪肉、月饼、糖果等食品。她高兴得合不拢嘴，拎着袋子小跑着进了厨房。

我很喜欢胜表哥，他长得高高瘦瘦的，外表斯文，性

情和蔼，一回来就待在房里写字，他从不轻易骂人。南表哥可不相同，他老惹我哭，经常拿竹篾子抽我的腿。就是他硬拉着胜表哥去偷姑丈的猎枪打山猪的，害得胜表哥挨揍。我最讨厌他鼻子下边两撇八字须，一发怒，胡子就颤动起来，难看死了。我为他起了个外号“奸臣”。姑妈故事里头的奸臣都有那样的胡子。

“喂，番薯，又长高了哇。”胜表哥笑嘻嘻地招我过去。我跑到他跟前，他就把我举起来，问我：“怕不怕？怕不怕？”

“不怕！不怕！”我咯咯地笑起来。

“有没有和梅子打架？”

“有！有！昨天打了。她又偷摘杨桃了。”

“哦，谁打赢啊？”

“肯定是我赢了。”梅子表姐嘟起小嘴故意气我。

“耶……不知羞，明明是我赢了。”我不甘示弱。

这时，“奸臣”挥起大拳头在我面前晃来晃去，大声道：“看我俩打谁赢，好吗？”

“别胡闹了！”姑丈白了“奸臣”一眼。

“什么呀？我也凑凑热闹嘛。”只见一位着蓝布衣的婆子走进来，后面跟着一位五六岁的小男孩。

“噢，姑婆来了！妈——”梅子喊道。

“来了！来了！谁来了？哦，不是姑婆吗？”姑妈三步



并作两步从厨房里跑了出来，扭扭捏捏地接过客人的袋子，又摸摸那孩子的头，说道：“呀，这是嘉秀的儿子吧？唉，我们老喽。”

“是老了，头发都白了。”婆子说着又指着我问，“这，这是你胞弟茜萤的女儿么？长得跟她爸一个模子里出来的。可惜。”

“来，姑婆，坐下来边吃边讲吧。”姑妈忙拉开一张板凳，招呼姑婆坐。

“好，好。”婆子的个子比姑妈还矮小，大大的眼睛，在抹桌布似的脸上显得极不相称，薄如纸的小嘴唇一动，那大眼睛就四处张望，古灵精怪的，像个老巫婆。

我低下头不看她，她偏喜欢问些我不乐意回答的问题：“你爸爸没了，你想他吗？”

“不知道。”

“你妈去哪儿了？她不来接你，你害怕吗？”

“不知道。”

“几岁了？跟我们四清差不多吧？”她向那男孩子努了一下嘴。

“不知道！不知道！讨厌！”我朝她的脸上啐了一口唾沫，赌气跑了出去。

五

“老巫婆”终于回去了。她在姑妈家，我就浑身不自在。我对她的无礼，自然没能躲过大人们的惩罚。姑丈不给饭吃，南表哥挥起竹篾子抽我的腿，梅子对我不理不睬。

我趴在床上生闷气，肚子咕噜噜响，但没求饶，也没哭。

直到夜深，姑妈趁没人，才端着饭菜进来，那令我垂涎欲滴的卤鹅腿此时正诱惑我的辘辘饥肠：“我的大番薯，我的宝贝呀，受委屈了，他们都坏……”

姑妈摩挲我的脊背，当话至“委屈”二字时，天晓得从哪儿冒出两行热泪来。我的咽喉哽咽，半个字也吐不出来。好像世上只有姑妈一人理解我的感受，明白我今天的行为是有原因的，我所受到的惩罚是不公的。

那一夜，姑妈向我阐述了一些人生的道理，也对老姑婆这人做了评价。她的意思大概是这样的：其实老姑婆并不坏，她很善良。一个人外表的美丑，并不能说明什么，如果缺少了“善良”这一特质，那其他的一切外在装饰都是虚伪的。

我不是很懂此话的真意。



六

姑妈家门前的晒谷场沐浴着月光的清辉。我们躺在地上，如睡在床上一样舒适。那样一种朦胧的夜色，给寂寞林场的花木虫鸟增添了几许美丽的梦想。

我静静地聆听姑妈那美妙悦耳的神话故事。月亮就在我头上不远之处，肉眼能看到的方，那里似乎有一个真实的月光王国。里面住着我喜欢的嫦娥姐姐，她善良聪明美丽，还有蹦蹦跳跳、活泼可爱的小白兔。月光王国没有猎手，她们生活得自由而快乐。吴刚和嫦娥姐姐朝夕相对，如杨桃精与穷相公一样厮守终身。

我开始对月光王国产生了好感和诸多幻想：“姑妈，我们能飞到月光王国去住吗？”

姑妈说：“善良的人死了能成仙，成了仙就能飞到月光王国了，知道吗？”她笑着，眼里充满了幻想与诗意。

“那我们死了之后可以搬到那儿去住啰。”我很高兴，我知道我和姑妈都是善良的人。

为了能早点去月光王国，我有时等得不耐烦，就求姑妈让我们早点死，早些成仙。姑妈说，人生在世，要多为入间行善积德，不能逆天而行，一切顺其自然。

于是，她又讲唐僧师徒的故事。为了普度众生，取到